

低地的高臺——

荷蘭華人教會的歷史與前瞻

鄧志明

1933年，一個細雨紛紛的秋日，一位陌生的中國青年人來按鈴。我們的德國籍女僕露莎跑去開門。這個中國人向她兜售貨品，掛在他手臂上的有不同款式的領帶，他的脖子上也掛了一盤糖果。內子美娜請他進到屋裡來。她不單向他買了一些東西，更以咖啡、午飯及下午茶來款待他。當他在火爐旁取暖足夠後，便起身離去。這兩位婦人看著他消失在一個寒冷、潮濕的11月的天氣中。不過，她們和他約定再見面。這個中國人住在哈林一條窄巷中的一所破舊房子裡。

一個星期後，吳道祥不單是一個人來，還帶來了三個朋友。我們相聚的內容和上次一樣，咖啡、午飯和下午茶。再過一星期來了十個中國人，都同樣的得到招待，因為那兩個婦人心中充滿了愛心及喜悅。這些人實在渴望得到別人的關懷，尤其是他們處於異地而又在掙扎求生的時候。

每一次，我們都預備了肉食、蔬菜及馬鈴薯。後來，我們用白米代替了馬鈴薯，因為白米才是中國人習慣吃的主糧。

這一段文字記錄在威廉美娜祖安娜范賽 (Wilhelmina Johanna van Zeijl) 的傳記裡，原書題目是《華人之友》(De Chinese Moeder)。¹ 這可算是有文字記錄的荷蘭華人福音工作的開始，自1933年至今，快80年了，我們看到神恩待荷蘭的華人教會，今天在荷蘭的各主要城市，已有共超過20間華人教會了。在這被喻為「低地」的小國，我們看到華人教會如燈台般被築起。

荷蘭華人教會的開始

在上世紀初期已有華人來到荷蘭，多是勞工、海員或殖民地的移民(多數來自印尼)。當年，華人主要是在街上兜售零食和小巧工藝品。從上世紀的30年代至50年代，荷蘭華人福音工作其實沒有多大發展，上文提到的威廉美娜可能是極少數向華人傳福音的人士，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整個歐洲的影響，二次大戰期間幾乎所有華人都離開了荷蘭。真

正的移民潮是60年代才開始，主要是香港新界移民，從事飲食行業；或從印尼來的華人僑生，但多數不懂中文；亦有因蘇里南² 獨立而湧入的華人(多是客家人)。

1975年荷蘭政府曾有特赦，令大量非法移民取得了居留權。70年代後期乃至80年代初期，越南船民出現。到了90年代，因著「八九天安門事件」，出現了不少到荷蘭尋求政治庇護



設在鬧市中的荷蘭華人教會

的中國人，但當中不排除有鼓吹非法移民的蛇頭編播謠言哄騙國人非法出國，吸引華人偷渡往荷蘭。到了二十一世紀，新來的以學生、學者居多。荷蘭並非移民國家，一直都沒有清楚鼓勵外國人移民的法例，但因為環境優良、福利健全，一直都有華人前來定居。

早於50、60年代，COCM (基督教華僑佈道會)的創辦人王又得牧師，已帶領短宣隊由英國前來荷蘭傳福音，而荷蘭亦有部分當地肢體開始了專向華人的福音工作。當時華人的生活較為艱苦，而國家福利工作又未達完善，福音工作很多時候是和社會關懷工作連成一起。比較突出的前段所提到的威廉美娜姊妹對中國人的關懷，包括安排華人住宅、辦兒童夏令營等。但真正華人牧者的出現，要等到1967年。

第一位華人牧者是來自印尼的陳紹光牧師。1967年陳牧師舉家以宣教士身份參加COCM前來荷蘭，開始華人福音的開荒工作。陳牧師先後在鹿特丹、海牙和阿姆斯特丹建立了華人教會。後來陳牧師離開了差會轉為以獨立形式工作，建立了荷蘭華人基督教會並在不同城市有堂會。1975年，COCM再派張堯勳牧師由英國往阿姆斯特丹，另建立阿姆斯特丹華僑基督教會。張牧師自1975至1985年在阿姆斯特丹牧養華僑教會，同時也到不同的城市協助其他教會。與此同時，荷蘭華人基督教會亦有一班信徒另組旅歐華僑福音佈道會，也開始建立堂會；他們的牧者是早前移民到荷蘭，後來獻身傳道的陳啟猷牧師。

荷蘭華人教會的特色

隨著不同年代的華人口組成架構，華人教會的形式和事工亦隨之有改變。60、70年代華人教會剛開始，為發展福音工作，多選擇在唐人街或遠洋貨輪的碼頭。選擇唐人街，因為這是華人聚居的地方；而碼頭，則是很多華人海員當輪船泊岸後聚集之地。因為當時的華人背景，從香港新界、印尼和蘇里南等地來的大部分是客家人，而海員則多

是溫州人、寧波人，所以華人教會便以粵、客、國和溫州語舉行聚會。一堂崇拜，雖然參加者都是華人，卻往往要即時作兩三種方言的翻譯。此外，舉辦中文班是當時華人教會必有的活動，甚至有些教會成立之前，先有中文學校。此外，以社工式服務亦是當時教會的特色，旅歐華僑福音佈道會就曾另組一個名為「中華互助會」的組織，來推行各項關懷華人社區的活動，作為福音預工。這年代的華人，90%是經營飲食業和相關行業。

進入80年代，另一個對荷蘭華人社區出現的影響，便是大批越南船民的出現；基於人道主義，歐洲各國收容大量船民，荷蘭也不例外。應對這批新的來客，華人教會紛到船民營中舉行佈道會、查經班、派發福音單張。同時，中國大陸開始推行改革政策，國內人士，特別是沿海省份，都分批前來荷蘭，很多是憑族里關係互相幫助來荷的。來荷後，他們都加入飲食業，華人餐館數目大增，而競爭亦顯為激烈。華人教會中經營飲食業者佔大數，所以教會出現了所謂「深夜聚會」，讓飲食業人士下班後參加。因為星期日是餐館忙碌的日子，荷蘭華人基督教會就開始了主日以外的「主日崇拜」，除周三、周四外，每天在不同城市都有崇拜，儘量方便信徒參加，這也成了荷蘭的華人教會特色。

荷蘭華人教會組織化



荷蘭華人教會中的蘇里南華人在荷大學生團契

90年代出現了另一種現象，1989年的中國天安門民運事件，促使中國國內知識分子來到歐洲；也有因為種種原因要離開國內的人士，來到荷蘭尋求政治庇護；同時，也來了很多非法移民，很多是先到剛開放、脫離共產政權統治的東歐國家，然後輾轉來到荷蘭的。這樣一來，荷蘭的華人社區變得多元化也複雜化，很多這樣背景的人士也進到教會，同樣令教會更多元化。阿姆斯特丹華僑基督教會是第一間推行小組的華人教會。同時，部分華人教會有感加入宗派對教會事工更有指引性和幫助，所以，旅歐華僑福音佈道會於1997年加盟北美國際福音佈道會，組成荷蘭分會，而轄下各堂會改稱為生命堂；而阿姆斯特丹華僑基督教會於2004年也易名為恩泉宣道會，加入荷蘭宣道聯會。

今日荷蘭華人教會的發展

進入二十一世紀，土生土長的華裔和從中國大陸到荷蘭留學的莘莘學子，讓華人教會的事工也變得能配合他們。土生華裔長大後成為荷蘭華人社區的重要支柱，他們的父母雖大多是經營飲食業，但第二代的則能躋身各行各業，不少更是專業人士如醫生、律師、工程師等等。因為土生者母語是荷語，所以差不多所有的華人教會都有荷語事工，較大型的教會甚至出現只用荷語的崇拜，不再翻譯，與中文崇拜並存。明顯的看到，荷語部都是年青人，而中文部則是了上年紀，甚至已退休的人士。部分荷蘭大學近年跟隨北美的教育系統，採用學分制和用英語授課，自然也吸引了中國大陸的留學生。所以，過去沒有大學生事工的教會，很多都組成了留學生團契，當然，這都是用普通話舉行。

「荷蘭華人基督教會」目前有5個堂會、「國際福音佈道會荷蘭分會」有11間生命堂，此外，有3間華人宣道會，再加上個別的獨立堂會，今日荷蘭共有20多間華人教會，信徒約2,000-3,000人。歷史較長的華人教會都已有自己的堂址，也能在華人社區工作上有美好的見證。在這短短四、五十年間，從沒有華人教會開始，發展到今天的成績，讓人看到的都是恩典！但當想到神的心意，為何有華

人教會出現？我們應該常常思索華人教會存在的價值。就筆者簡單的愚見，華人教會應發揮燈台的作用，在日益後退的荷蘭基督教影響力之下，在鼓吹自由放縱的氣氛中，在違背聖經和遠離神的社會裡，總要為神作見證。

荷蘭華人教會的前瞻

放眼將來，荷蘭華人教會或可以在以下幾方面更進一步：

1. 栽培更多信徒起來獻身是極有必要的，在荷蘭華人教會中出來的牧者較能明白和適應荷蘭的牧養工作。
2. 面對第二代華人的興起，要迅速培養第二代的信徒領袖，栽培有潛質的第二代牧者。
3. 華人教會間合一的見證，在教會事工，特別是傳福音事工可以藉合作而有更大的果效。華人教會之間種種歷史因素造成缺乏合作，若能舉行聯合的大型宣教慶典，或土生華裔的跨教會活動，大型的培靈聚會等，對教會的合一見證肯定有裨益。
4. 仍有建立教會的空間，特別是荷蘭的北部。
5. 華人教會也要有更廣闊的普世觀，能藉華人教會把福音帶回荷蘭人的社群。這方面土生的華裔有絕對的優勢，起碼沒有語言的限制。
6. 和荷蘭的福音派教會建立伙伴關係。

註

1. 威廉美娜祖安娜范賽(Wilhelmina Johanna van Zeijl)：《華人之友》(De Chinese Moeder)，鄧志明譯，2001，第10頁。
2. 蘇里南前身為荷屬圭亞那(Dutch Guiana)，位於南美洲北部，於1975年脫離荷蘭獨立。

(作者為基督教華僑佈道會歐陸工場主任、香港辦公室主任)

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。

鳴謝：本文相片蒙蔡定邦博士提供，特此致謝！